



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具身化转向的哲学省思

高明¹,初妍茹¹,蔡后奇²

(1.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岛 266590;2.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连 116024)

摘要: 从传统哲学所主张的“身心二元”以及“扬心抑身”,发展至现代哲学逐步为身体正名并主张主客合一,哲学完成了向身体哲学的重大转向。梅洛—庞蒂提出的具身的主体性概念,对课堂教学传统范式的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相应,高校思政课教学也经历了从“身心分离”到智能时代“身心一元”的具身化转变。然而,在以智能技术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具身化转向的进程中,仍面临一系列风险,如:智能技术宰制教育者身体,致使思政课具身化教学主体性名存实亡;机器感知“摆置”身体感知,使得思政课具身化教学的价值被弱化;泛娱乐化数字空间遮蔽受教育者认知路径,造成思政课具身化教学向虚化实化。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强化制度保障,以实现智能技术对具身化教学的正向赋能;提升数字素养,超越技术规训下“数字身体”的僭越;善用智能技术,助推思政课具身化教学过程中的“技以载道”;端正现实本位,建构身心实践于社会的“大思政课”现实浸润,从而助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提质增效。

关键词: 高校思政课;具身认知;智能技术;身体哲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5) 04-0199-08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nables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f embodied transform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AO Ming¹, CHU Yanru¹, CAI Houqi²

(1.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duality of body and mind" and "promoting mind and restraining body" to the modern philosophy of gradual justification of body and advocating the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philosophy has realized a major turn to body philosophy. The concept of embodied subjectivity proposed by Merleau-Ponty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classroom teaching. Along with it,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eparation of body and mind" to "unity of body and mind"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enable the embodi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still face the fact tha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ominates the body of educators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s in name only. Machine perception "places" body perception, and the value of embodied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ssons weakens; there are a series of risks such as the digital space of pan-

收稿日期:2024-09-05 网络出版日期:2024-11-20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项目(23JDSZK056)

作者简介:高明(1986—),男,山东济南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技术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蔡后奇,E-mail:caihouqi@dlut.edu.cn

entertainment obscuring the cognitive path of the educatees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guarantee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enabling of embodied teaching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digital literacy to go beyond the "digital body" under the technical disciplin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good us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technology conveying truth" in the process of embodi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ssons;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base on reality, and construc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practice in the society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reality infiltr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bodied cogniti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body philosophy; teaching

新一代智能技术,诸如虚拟仿真、课堂微表情动作识别等,深度融入教育领域,成功破解了传统教学的“离身”困境。在课堂中,实现了数字身体的参与以及身体与环境的多维交互,为强调身心交融的具身化教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具身化教学注重在具身状态下完成知识学习、情感体验以及行为主动性的发挥,这与强调“知行合一”“理实结合”教学效果的高校思政课高度契合,成为当前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

在当前有关思政课具身化教学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智能技术赋能下的具身交互学习打破了传统思政课教学的时空壁垒,为高校思政教育赋予了虚实融合的认知途径^[1];“具身沉浸”取代“口耳相授”,有效增强了高校思政课堂中学生的获得感和体验感^[2],不仅以拓展信息表达张力的方式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建构^[3],而且通过学生“身体在场”的具身化体验,实现了学生身体和心智的整体发展,有助于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实现^[4]。综合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智能技术影响下的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构建了参与课堂的数字身体,在压缩时空、虚实融合中实现了思政课堂的深刻变革。然而,也正因为这一思政课变革是全新的、全面且深刻的,所以仍有大量由其引发的思政课教学问题尚未得到学界充分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在身体哲学维度下,针对智能技术影响下具身化教学中的关键要素——数字身体,这一与现实身体存在巨大差异的身体“模式”,其在具身化教学中的实践如何形塑思政课堂参与者,进而深刻影响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效果,仍有待从哲学维度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从身体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梳理高校思政课具身化转向背后的理论逻辑,深入探讨智能技术赋能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具身化转向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具身化遮蔽”风险,并提出风险规避路径,以发挥

智能技术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正向赋能作用,促进教育数字化、现代化背景下高校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

一、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具身化转向

从古希腊时代延续至今,人类对身体与心灵关系的探讨已经从“身心二元论”逐步过渡到了“身心一元论”。以梅洛—庞蒂所提出的具身的主体性概念为代表,“具身”深刻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实践,促使其向新的认知科学范式转变。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加速了传统思政课程中身心分离困境的消解,为学生提供了“数字身体在场”的具身化课堂体验,推动了高校思政课程教学从“离身化”向“具身化”的转向。

(一)“身心二元”到“身心一元”的思想转变

“自古希腊一直到19世纪,人们是在灵魂(soul)、精神(spirit)、心智(mind)、理性(reason)与身体(body)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来认识身体的,认为身体是灵魂、精神、心智的附属物,身体是被动的、臣服的。”^[5]人们对身体的轻视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柏拉图认定灵魂不朽,且是推动一切事物运动的根本源头,他明确地将身体称作“灵魂”的坟墓。在柏拉图看来,当身体与灵魂相结合时,灵魂无法获取纯粹的知识,唯有脱离身体方能寻得事物的真相,正如他所言:“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6]27};身体会对思考造成干扰、阻碍对真理的追寻,身体所引发的各种烦恼、疾病、恐惧以及欲望等因素会不断妨碍灵魂思考、遮蔽知识,最终使得人们难以通达真理。“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迫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直到上天解脱我们。”^{[6]17} 柏拉图哲学中灵魂与身体对立的观点,在

基督教神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奥古斯丁认为,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层面,灵魂代表着人的神性,而肉体则是罪恶的根源,人应当从肉体中解放出来,专注于灵魂和内在,如此方能接近作为万物精神之源的上帝^[7]。

最终,笛卡尔将“身心二元论”推向了巅峰。正如罗素所指出,笛卡尔的思想“完成了、或者说极尽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8]。笛卡尔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确立了“我思故我在”的不可动摇性,并将其作为哲学探索的第一原理。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中,“我”作为一个心灵实体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而身体的存在和本质则是可以被怀疑的。正如他所言,“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他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9]。

从柏拉图至笛卡尔,在对身体的思考方面始终秉持着一种扬“心”抑“身”的观念。在此情形下,身体处于被压抑、被驱逐的处境,呈现出“缺席”之态。受这一“身心二元”思想的影响,身体对于人的本真价值以及教育意义遭到了严重遮蔽。恰如传统的思政课教学实践,常常单纯偏向对理论知识的灌输,却忽略了身体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与价值,“离身认知”成为思政课学习的常态。在这一“离身认知”的过程中,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到思政课教学实践当中,教学更像是思政课教师的个人旁白与表演,思政课教学进而演变为“空洞说教与机械灌输”的过程。学生的心智与头脑变成了单纯存储知识内容的“仓库”^[10]。如此一来,学生难以对课堂知识产生兴趣并获得情感共鸣,无法做到学习内容的“入脑”“入心”与“入行”,从而引发思政课教学“身心分离”“理实不合”的困境,思政课教学实践最终被悬置于无场景、无身体实践的“真空”之中。

在19世纪末,尼采颠覆了那种高举主体精神而贬低肉身自我的传统观念,他提出了“一切从身体出发”和“以身体为准绳”的主张,试图纠正历史上对身体相对于灵魂和精神的压抑、轻蔑和贬低^[11]。随后,人们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身体的意义。现象学认为,身体不仅是物质的存在,它还承载着意识、情感、意志等精神要素,是意识和精神的重要载体。同时,意识也不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精神实体,它需

要通过身体的感觉和运动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和互动。梅洛—庞蒂特别强调了“身体在人类所有体验和生存意义中的中心地位”^[12],认为只有身体感知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在他的理论中,身体作为一种统一心灵的现象身体,是真正的知觉主体。现象身体是物质身体与心灵的统一体,它超越了内在与外在的界限,在与世界、与他人、与自我的不断互动中形成,实现了心灵的物质化和物质的心灵化,“我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世界”^[13]。梅洛—庞蒂通过“身体图示”这一概念,强调人是以一种整体性的存在而生活于世界之中,身体是意识与世界交流的媒介,身体是不自知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必须协调统一,身体始终与作为主体的自我同在。

可以说,以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为代表的一系列思想对身体的理解呈现出多维度且动态的特质。它强调身体与知觉、意识以及世界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与相互作用,进而突破并超越了传统的身心二元观点,成功构建起一种身心一元、主客合一的身体现象学。这一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身体、揭示身体的本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思路。其在教育学中的具体体现——具身认知理论,为教学过程的具身化转变指明了方向。具身认知理论开启了教育实践向新认知科学的范式转变^[3],认为认知“涌现于脑、身体和世界之间的动力交互作用”^[14],并且人的身体体验活动对认知的发生机制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具身认知理论的影响下,当前思政课教学实践正朝着引导个体身体在特定场地完成对知识与情感意义理解的方向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成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向。

(二)智能时代“人—机”关系转变下高校思政课“离身化”教学向“具身化”教学的转向

随着具身认知理论的进展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思政课的具身化转型得以实现,这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政课堂中激发了个体的身体感受和认知活动,为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并引发了思政课教学的深度变革。事实上,思政课堂的这一具身化转变,乃是由传感器所捕捉的数字信号以及虚拟空间中的虚拟形象等共同构成的“数字身体”与信息技术在数字空间中的关系重构。在传统思政课教学进程中,教学关系呈现为传统的“人—技术—世界”模式。思政课教学活动的参与者决定了作为教育工具的技术的应用场景与使用方

式,人处于绝对主体地位,技术仅仅是单纯被动、被使用的工具。如此一来,传统思政课教学实践深受作为主体的人的现实身体有限性的束缚。

此外,传统思政课教学往往局限于教室,即便当下引入了雨课堂、学习通等各类混合式教学手段,教学活动仍发生在固定的教学场所中。“离身化”的教育场景束缚并弱化了学生身体与课本之外世界的联系,课堂参与者的现实身体体验难以实现,“离身认知”成为必然之选。而在具身化思政课堂上,虚仿、动作捕捉等智能技术在数字空间中再造身体,将思政课参与者的动作与认知拓展至数字空间的过程,全方位体现了唐·伊德所谓的人、技术与世界的四种关系,即具身关系、诠释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①。这一过程更趋向于突破伊德已有认识,是以上四种关系的统合:它既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使以“数字身体”形式存在的思政课参与者通过其认识世界;又以具身的技术、诠释学的技术的方式来“放大”思政课堂参与者物理身体的知觉,传递与解释思政课堂教学内容;同时还以创造虚仿背景的方式,构筑思政课堂身体体验和认知空间,建构起具身化思政课堂参与者与技术的背景关系。

因此,传统思政课堂中的“人—技术—世界”教学关系已经彻底转变为具身化思政课堂的“人→技术—(—世界)”新型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思政课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所体验的身体感受、认知获取和情感共鸣,是由虚拟仿真、动作捕捉等智能技术构建和呈现的世界。智能技术不再是传统思政课堂中被动的教学工具,而是成为具身化思政课堂上教学活动参与者身体、技术与世界关系中的主导者。正如唐·伊德所说,“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技术融入我们的经验之中,以此借助技术在感知中延伸我们的知觉。”^[15]

具身化思政课堂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动作识别分析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以其高度的身体沉浸感、精准的动作测度和强烈的感知交互性,打破了传统思政课堂身心隔阂的局限,主导营造了强烈的、在场的、具身感的身体体验,实现了思政课教学从“全脑灌输”向“全身体验”的转变。同时,智能技术以“凝视”(齐泽克语)身体的形式对思政课堂参与者进行了相关活动的形塑,即充分重视身体参与课堂,将身体与心智参与融为一体,使身体从思政课教学的“边缘”上升到“中心”地位。最终,具身化思政课教学打破了传统思政课堂的“离身认知”状态,体现了具身认知理论的相关教学要求,在丰富思政课

教学活动参与者的知觉感受和身体体验的过程中,拓展了思政课教学的表达张力,引导思政课教学活动参与者在身体在场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思政课所强调的知识与情感意义的理解。

二、“具身化遮蔽”风险: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现实难题

虚仿、动作捕捉等智能技术形式在赋能高校思政课具身化转向过程中变革了教育主体的“身体形态”、重构了教育对象的认知空间,从而一系列“具身化遮蔽”风险相伴而生。对于教育主体,技术从“教育工具”向课堂“主导者”角色的跃升使得思政课教师逐渐放弃自身对课堂的身体直接经验,沦为“机器意志的承担者”;对于教学过程,机器感知侵蚀身体感知,使得思政教育的情感意义和价值引领力被严重消解,进而导致思政课教学以情育人效果大打折扣;对于教育对象,受教育者以“数字身体”形式“沉溺”于极具感官刺激与泛娱乐化至上的数字教学空间,于其中实现了不同于现实思政课堂的高满足学习体验和多维度学习需求,最终引发对现实身体实践和现实思政课堂回避甚至厌恶。

(一)智能技术宰制教育者身体,思政课具身化教学主体性的名存实亡化

在智能技术助力高校思政课教学具身化转向的进程中,身为教育者的思政课教师在“身体形态”方面发生了显著转变。如前文所言,技术正从传统思政课堂中的教学工具角色,向具身化思政课堂中身体、技术与世界关系的主导者角色转变,这种“技术解放”实则成为对教育主体的替代性解放。当智能技术成为高校具身化思政课堂的主导者时,思政课教师将逐渐从“自然人”转变为“类赛博格”,成为“机器化”的施教者。智能技术犹如教育者——思政课教师的“外置大脑”,凭借其海量的学习资料、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以及极快的响应速度等优势,使思政课教师被大规模、多维、多层次且看似“精准”的针对课堂、学生、学习效果等进行“数字画像”的数据所“支配”。单向依赖“数据投喂”的思政课教师将被

^①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将技术视为一种人与世界的居间中介,根据技术发挥作用的程度,将人与技术的关系分为四种,分别是:具身关系“(人—技术)→世界”、诠释关系“人→(技术—世界)”、它异关系“人→技术(—世界)”、背景关系“人(—技术/世界)”；而具身化思政课堂中的智能技术具有多重居间功能,实现了对以上四种关系的整合,从而将传统思政课堂“人—技术—世界”的教学关系重构为“人→技术—(—世界)”的新型教学关系。

“逼迫”着放弃对自身头脑、感官和经验的运用,原本应在思政课堂上存在的身体实践却被“掩盖”甚至“退出”。在此情形下,看似思政课教师依旧在教室中“亲身实践”,但在自身“类赛博格”的存在状态下,由智能技术打造的具身化教学过程中的教育者实际上已将课堂教学活动的掌控、定格完全让位于技术、让位于“数字画像”,自身身体的参与只是一种“徒有虚名”的参与。

最终,在智能技术对具身化思政课堂的深刻影响下,思政课教师在迎合和追捧“数字画像”的过程中,可能会不自觉地限制自己参与课堂的身体及其影响力,从具有主动性(Mobile)的人转变为机械性(Motile)的人(维利里奥语)。教师对课堂的掌握和理解与身体直接经验的联系被削弱,他们成为了课堂教育活动和认知学生的被动引导者,失去了对身体的主动控制,智能技术以一种近似剥夺的方式获取了即时、全面且深刻地干预课堂和认知学生的能力,使教师沦为“机器意志的执行者”,这严重背离了智能技术赋能具身化高校思政课堂的初衷和使命。

(二)机器感知“摆置”身体感知,思政课具身化教学的价值弱化

在依托智能技术构建的具身化“人→技术——(一世界)”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中,智能技术成为“数字身体”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的主导力量。具身认知理论所强调的身体实际“在场”完成认知过程,转变为依靠动作捕捉传感器、虚拟仿真技术等所形成的机器感知来获取特定认知。“智能机器试图绕过不知情的、容易出错的、不合作的和其他不受指挥的主体,直接进入身体数据的(所谓的)客观领域。”^[16]与现实身体在“知情意”层面的全方位感知相比,“数字身体”以机器感知获取数据、形成认知的方式,显著弱化和驱逐了现实身体感知在高校思政课认知过程中的作用。由于机器感知只是现实身体感知的极端简化,缺乏情感性的留白,所以思政课教学妄图通过无限制地引入信息技术手段、单向度地借助貌似精准的机器感知,使学生全方位深入接触与理解教学内容,从而大幅提升教学效果的做法,永远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术。在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过程中,依托智能技术实现的机器感知,只是以一种特定的数字化、计算化、符号化“座架”方式“展现”(Entbergen,海德格尔语)教学,能够被数字化、计算化、符号化的东西成为唯一被限定“展现”、被限定感知的内容。机械感知所捕捉到的并非鲜活的实践与鲜活的认知,那些只能通过身体亲自参与、接

触、认知的非数字化、非计算化、非符号化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关键要素,如情感、价值等,有可能在智能技术构建的高校具身化思政课堂中被严重隐匿。最终,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情感意义在“数字身体”机器感知逻辑中被逐步简化和稀释,这一价值叙事的失语将严重削弱高校思政课相对于其他课程在“育情”方面的重要价值和先天优势,消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张力,导致育人效用递减。

(三)泛娱乐化数字空间遮蔽受教育者认知路径,思政课具身化教学的向虚厌实化

具身认知理论指出,认知不仅发生在大脑内部,还与身体及其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特定环境对认知既有促进也有阻碍作用,环境本身构成了认知系统的一部分^[17]。在当前,智能技术所赋能的虚拟化数字空间已成为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的关键环境场域,它突破了传统教学场所的时空限制,打破了“离身化”教育场景对学生身体与课本之外世界联系的束缚,实现了学生身体在具身化思政课堂中的高沉浸度和强交互性。然而,由于技术门槛的限制,当前数字空间的构建往往依赖于第三方公司,这意味着以拟态形式存在的数字空间,实际上是资本运用各类数字技术有选择性地构建的一种符号化信息环境。这种“选择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资本在“谋求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18]中,倾向于以“抓眼球”的、吸引使用者的泛娱乐化方式塑造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的数字空间。例如,一些公司开发的高校思政课虚拟仿真教学场景,盲目追求规模宏大、感官体验震撼等“抓眼球”的设计,将刺激学生感官、吸引学生、娱乐化学生的方式作为高校思政课数字教学空间构建的唯一追求。这些以感官享受和泛娱乐化为主导的数字空间,虽然以其高沉浸感实现了“数字身体”的融入和课堂参与,为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环境带来了创新,但实际上其强烈的具身性和“娱乐化”的虚拟感在促使教育对象“沉溺”其中的同时,可能会阻碍教育对象获取正确的认知,进而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效力和高校思政课应有的育人效果。

首先,“泛娱乐化”的数字空间具有强烈的“具身性”。它以智能技术延伸了教育对象的器官,突破了原有生理器官的界限。与现实思政课堂中的身体实践相比,教育对象同样的学习需求在数字空间中能够得到更多维度的实现与满足。高度满足的身体体验和教育氛围会使教育对象在高校思政课这一数字化具身育人环境中从“沉浸”转变为“沉溺”。处于

“沉溺”状态中的高具身感和高满足感,使得回归现实思政课堂的学生,由于现实身体下的知觉阈限无法有效匹配教育需求,在鲜明的虚拟与现实身体实践对比中感受到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引发教育对象对高校现实思政课堂的不满甚至厌恶,他们开始渴望“回归”思政课数字化具身教学空间,忽视和轻视现实课堂中的身体体验。因此,相较于传统高校思政课教学,不想参与课堂、不愿深入课堂的“不想学、不愿学”现象甚至有可能变得更为普遍。

其次,“泛娱乐化”的数字空间极具“抓眼球”的效果,且娱乐性强。其场景越是宏大,感官刺激与娱乐性就越强,与真实世界的对比也会愈发强烈。再者,这种数字空间是由资本选择性建构而成的符号化信息环境,仅仅是对现实的“选择性”逼近,无法完整呈现真实世界的全貌。因此,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数字空间中所拆解、复现和重构的片段难以与现实实现无缝贯通和衔接。当受教育者因“数字身体依赖”而沉溺其中时,一旦脱离“数字身体”回归现实身体以及现实思政课堂,便容易在虚拟与现实两大环境的瞬时对调、交错与矛盾中遭遇认知逻辑匹配困难的问题,从而增大自身辨别和理解现实课堂及其相关现实社会的难度。如此一来,他们在现实的高校思政课堂中就会变得空虚迷茫、不知所措,失去在现实思政课堂上通过亲身实践和探索开展认知的主动性甚至能力,严重影响高校思政课育人效果的达成。

三、智能技术赋能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具身化遮蔽”风险的应对策略

随着智能技术在思政课具身化教学中的深入应用,其所引发的“具身化遮蔽”风险日益显著,可能成为制约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障碍。因此,需要从以下四个维度探索高校思政课具身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充分发挥智能技术赋能下高校思政课具身化育人的最大潜力,有效促进“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实现。

(一)强化制度保障,实现智能技术正向赋能具身化教学

随着智能技术为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赋能,工具理性至上等价值观念逐渐渗入其中。智能技术对具身化教学全过程的宰制,严重制约了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转向效果的实现。在智能技术赋能下的高校思政课具身化转向过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9],需要善

于运用制度手段,对智能技术在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过程中的“技术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以制度建设引导智能技术赋能下高校思政课具身化转向的全过程。

具体来说,应该从价值引领的角度出发,完善顶层设计,并从技术应用的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入手,规范和引导智能技术在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中的应用。在技术应用前期,应加快制定智能技术赋能思政课具身化教学的规范和标准,明确智能技术在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中的使用原则、范围和目的,确保智能技术的应用符合主流价值观,并限定在促进具身化教学的范围内;在技术应用中期,应建立实时的监督管理机制,对智能技术在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动态监控和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技术应用过程中的问题,确保智能技术的应用始终围绕主流价值观,不偏离数字思政育人的目标;在技术应用后期,应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对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具身化转向过程中偏离主流价值观的行为进行严格追责,明确责任归属和相应的惩罚措施。通过技术应用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制度建设,形成合力,确保智能技术在高校思政课具身化转向过程中始终坚守主流价值观。

(二)提升数字素养,超越技术规训下的“数字身体”僭越

马克思强调,技术具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工具性价值,这一面值得高度肯定。然而,一旦技术过度膨胀发展,便会贬低人的力量^[20]。在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具身化转向的过程中,其对教育者主体性的取代与摆置,使智能技术成为高校思政课具身化课堂中的一股异己力量,进而致使这一课堂陷入技术中心主义的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1]为此,应通过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避免智能技术对教育者的异化,构建起人机协同而非单向度“数字身体”僭越的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模式。

首先,在培养高校思政课数字化具身教学意识方面,应引导教育者深刻理解,智能技术赋能的思政课具身教学并非一个智能的、自动化的、教师只需“傻瓜式”参与的纯粹“技术性”过程。数字化的具身教学同样需要(实际上,在数字身体所塑造的单向度“数字画像”中,更需要)教师以真实的身体直接参与和实践教育过程。唯有教师以真实的身体参与课

堂,而非仅仅依赖“数字身体”,才能与教育对象建立起全面而深入的情感交流,确保高校思政课育人工作真正“落地”“落实”。其次,在明确高校思政课数字化具身教学中的“人—机”关系时,应强调智能技术的嵌入是基于教育者主导下的“育人为本,技术为辅”的合作关系,明确教育者作为立德树人的主导者角色和智能技术的辅助性角色,即智能技术仅作为辅助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服务性角色^[22],防止在智能技术应用过程中本末倒置,甚至让其喧宾夺主。第三,在提升高校思政课数字化具身教学能力方面,应积极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具身化教学转型中熟练掌握和应用智能技术,提高他们对“数字身体”的判断力、接纳力和适应力,使其能够恰当地利用“数字身体”开展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全面提升其数字化具身教学素养。

(三)善用智能技术,助推思政课具身化教学过程中的“技以载道”

在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过程中,依托智能技术实现的机器感知,以特定的数字化、计算化、符号化“座架”方式异质性地开展思政课教学,致使价值叙事等在高校思政课堂上陷入失语状态,进而引发智能技术使用下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效果的缺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23]通过将主流话语、思政育人目标等有机地嵌入智能技术的设计与开发、应用之中,以合目的的主题设置和规制性的算法偏好来控制“数字身体”实践。如此,在“技以载道”的理念下,以兼具“数字身体”具身体验、认知和思政课价值塑造等育人目标于一体的智能技术叙事方式,塑造既契合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优势与目标,又能在智能技术赋能下实现“身心合一”具身化教学的高校思政课教学逻辑。

一方面,要明确并确立智能技术在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中的价值定位,设计能够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强大真理力量的“数字身体”感知内容。将党的创新理论具体化地融入数字展馆、数字文物、数字历史场景等数字空间和实体性符号之中,深入挖掘这些数字空间和符号中的价值元素,促进机器感知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24],优化并引导高校思政课中“数字身体”实践的算法设计。通过人工干预,建立符合思政课育人要求的数字化具身教学算法秩序,提高主流内容的比重。通过赋予主流意识形态“头部效应”,推动“数字身体”

实践始终围绕主流价值进行,确保智能技术赋能下的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既顺应“身”的自然倾向,又不逾越规范和界限。

(四)端正现实本位,建构身心实践于社会的“大思政课”现实浸润

高校思政课具有极为鲜明的现实社会性,其聚焦于现实中的人以及人的现实存在,核心关注点在于人在现实环境中的实践。智能技术赋能下的高校具身化思政课堂,正是借助立足技术构建起的“人造现实”式拟态环境,在数字化“身心一元”的具身教学中,实现对人及其“数字身体”实践的关注。然而,在这一拟态环境中,教育对象的实践和情感需求被局限在“数字身体”维度的交互之中,这“导致脆弱的不仅是身体,还包括作为社会化身份与互动的脆弱性”^[25],如此一来,便难以实现思政教育在本质上作为“改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应达成的育人目标。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26]。应通过聚焦真实身体及其现实实践的方式,增强高校思政课的现成本位考量,以“大思政课”的模式,在立足社会大课堂、实现理论与实践交融以及知行合一的过程中,达成“身心一元”并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首先,确立现实本位,高校思政课教师应积极引导理解智能技术构建的具身化数字空间的实质。即高校思政课堂上的数字空间仍然是基于现实思政课堂的育人逻辑,对现实思政课堂育人过程的模拟和映射,不应因为其精彩纷呈、高度逼真而回避甚至厌恶现实身体实践、现实思政课堂,而应引导学生回归并参与高校思政课的现成课堂。其次,确立学生本位,高校思政课教师应重视利用现实思政课堂中独有的真实、全面、深入的情感交流和身体实践,开展有温度的思政课教学,吸引学生回归并参与现实思政课堂。最后,确立社会本位,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坚持“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的“大思政课”育人理念,推动学生“身心一元”地走出“书斋”、走入现实、走向社会,获得最直接、最真实、最生动的身体体验与认知,从而大幅拓展高校思政课的表张力,引导学生在现实身体具身化体验思政课学理的过程中,以身体在场的方式有效提升对知识与情感意义的理解。

四、结 语

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完成了从“身心分离”向“身心一元”的具身化教学转

变。然而,由于智能技术赋能下“人—机”关系的转变,出现了以智能技术主宰教育者身体、机器感知取代身体感知、泛娱乐化数字空间遮挡受教育者认知路径等情况,引发了高校思政课教学新的“具身化遮蔽”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既要“主动求变”,积极适应智能技术的新发展,将其变为教学的有力辅助;又要“守土尽责”,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引导学生在现实身体而非单向度的数字身体的实践中学习与成长。随着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具身化转向的不断深入,数字身体与现实身体在具身化课堂中的进一步融合将成为必然趋势。未来研究应深入探索智能技术赋能下现实身体与数字身体共同参与的思政课教学模式以及最佳结合点,从而在智能时代“双重身体”的协调统一中,真正引导、发展和利用好智能技术赋能下的高校思政课具身化教学模式,推动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的高质量改革与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学文. 元宇宙技术如何赋能思想政治教育[J]. 广西社会科学, 2023(9):192-200.
- [2] 王建颖,张红. 数字化转型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性边界与未来进路[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144-152.
- [3] 张冉妮. 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具身化策略:理论缘起、虚拟仿真实践与未来进路[J]. 黑龙江高教究,2023,41(8):103-108.
- [4] 艾兴,李苇. 基于具身认知的沉浸式教学:理论架构、本质特征与应用探索[J]. 远程教育杂志,2021,39(5):55-65.
- [5] 欧阳灿灿. 当代欧美身体研究批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0.
- [6] 柏拉图. 斐多[M]. 杨绛,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 [7] 希尔贝克,吉列尔.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M]. 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43.
- [8]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卷[M]. 马元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91.
- [9]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148.
- [10] 张笑然.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景化[J]. 思想理论教育,2023(10):57-62.
- [11] 夏剑. 从“意识主体”到“身体主体”:身体哲学视域下的主体教育审思[J]. 教育学报,2023,19(3):16-27.
- [12] 韦拴喜. 身体的话语表达:身体美学的哲学缘起[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3(4):10-16.
- [13]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65.
- [14] 夏皮罗. 具身认知[M]. 李恒威,董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39.
- [15] Ihde D.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72.
- [16] Lyon D. Surveillance, Power and Everyday Lif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449.
- [17] 陈巍,殷融,张静. 具身认知心理学:大脑、身体与心灵的对话[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51.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8.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6.
- [20] 牛苗苗,孙涛. 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场范式、风险挑战及其有效对策[J]. 理论导刊,2023(5):128-132.
- [21]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0.
- [22] 操菊华,熊娟. 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教学的三重审视[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12):69-72.
- [23]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12-09(01).
- [2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N]. 人民日报,2019-03-16(01).
- [25] 曾毅,包傲日格乐. 从虚拟现实到“元宇宙”:伦理风险与虚实共治[J]. 哲学动态,2022(9):43-48.
- [26] 杜尚泽.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 人民日报,2021-03-07(01).

(责任编辑:陈丽琼)